從生活細節玩味文學

關於「食衣住行文學特展」

文／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　　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文學像魔術，用文字裝載人生，再用文句玩味人生，以味蕾、穿著、空間、移動，文學生命流動其中，於此更接近作家創作的世界，那關於隱藏在文學技巧與類型中的巧思，是「食衣住行文學特展」的起心動念以及終極探索，揭開作家創作的內心世界，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通過精心設計的展示，我們細細地品味人生，玩味文學。

一篇（部）小說，例如黃春明〈蘋果的滋味〉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慘白的病房、高頭大馬的外國人、油亮的皮鞋、不知所措的貧窮老百姓等畫面，還是作者的筆劃開了被美援糖衣包覆下的殘破不堪？一切可從一籃蘋果開始，文字鋪排場景，咬動、咀嚼蘋果的動作、聲音、滋味，就可將處境、情緒、調侃、諷刺等心理與文學技巧展現，這是生活的滋味，體會「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的感覺」之後，蘋果所涵攝的各種義理、情愫也就離故事的核心不遠，文學因此像魔術，用文字裝載人生，再用文句玩味人生，以味蕾、穿著、空間、移動，文學生命流動其中，於此更接近作家創作的世界，那關於隱藏在文學技巧與類型中的巧思，是「食衣住行文學特展」的起心動念以及終極探索，揭開作家創作的內心世界，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熟悉的、忽略的種種樣態，細細的，品味人生，玩味文學。

文學通過生活，記憶感動

在我們日常生活中，所經驗的人事物，無不在食衣住行的範疇中，一頓平常的晚餐，一條日日必經之路，一襲千篇一律的裝扮，也能訴說著時光流動的絮語，人們移動過程中的感受，一幕幕的情境，轉動著人所食用、穿著、居住與行動的故事，這些平常的事物，在作家的筆下，則成了萬千世界中值得留意的風景。原來，文學就在生活裡，詩、散文、小說承載的不只詩情寓意、社會百態、歷史流動，更有深刻的情感彼此連結，組成一篇篇動人之作。

我們打開生活，打開文學，邀請您一起展開對文學體驗的新感官，文學不再只是在殿堂裡，也不再只是以艱難的文字堆疊而成，我們可從作品中領略生活，也在日常中看見文學。本展覽包括「食在生活」、「衣目瞭然」、「住在地球」、「行路天涯」四個主題中各規劃了三個子題，從古典到現當代文學，我們準備了近百種的作品，呈現文學中以食為天、衣裝世界、環境議題、生存之道，這些或許都是我們的生活故事，藉由文學更深入地感受那箇中之味，隨著作者的生花妙筆，為生命銘刻歲時記憶與感動。

接下來，端出「食」、穿上「衣」、感於「住」、動於「行」，藉由以下的幾個分區，試著品味、玩味文學的內在世界。

食在生活

「嘿，吃飽沒？」

民以食為天，是亙古不變的生活樣態，關於食——飲食，帶有品味的，以舌尖歌詠美食好味道；食有生存的意思，也就是「有吃才有活」，如戰爭

的飢餓、病痛的食補，都與生存有關。食還有融合，多種食物入口下胃，合為一體，差異被消化。

文學作品中不乏以食為主題者，更早於「飲食文學」成為類型文學之前。台灣物展豐富，種類多元，先來後到的居住者，各自擁有獨特的族群本質與文化特色，而時局的變遷，殖民勢力與遺緒；社會意識及風俗文化，我們可以在古典詩中看到有口皆碑的特產，也能在新文學小說作品中，一探弱肉強食的百姓與警察的扞格，無力者的一碗蕃薯籽，代表悲鳴。而將回憶倒進食材料理中，傳遞家族精神與衣缽，則又是另一道食的文學料理。總體而言本區從「吃飽沒」作為破題，是問候，也是對生活的回應，而以下三個標題則嘗試描繪飲食文學的多面向。

以食為天

一句「吃飽沒」的問候，透露了人們最關心的事。吃飽是生存要件，為了一頓溫飽，需要付上什麼樣的代價？饑餓的淒涼，生病的痛苦也是生活的風景，林幼春的〈外地米〉、鍾鐵民的〈菸田〉、吳音寧的《江湖在哪裡——台灣農業觀察》、張放的〈舐犢之愛〉以字句堆疊出的聲響，訴說著農民的辛苦。文化差異所產生的誤會、殖民社會裡弱肉強食：不過是一陣炮聲，可憐無辜的劉天就得挨上一頓牢飯，一村的〈放炮〉以貼近庶民的語言，抗議日本警察大人的蠻橫；黃春明的〈蘋果的滋味〉，乾淨、價可抵四斤米的酸澀蘋果讓阿發全家忘記處境的不平等、資本家的可惡。而林宗源的〈滴落泥土的聲音〉、達德拉凡・伊苞的〈小米月〉以最樸實、敬天的心向土地吟詠動人的謳歌。

以食為記／憶

在不同時代，落地生根在同一座島嶼上，在台灣，日久他鄉成故鄉，族群的差異被時間淘洗，以味蕾與舌尖予以消化，以食會友亦在其中。一間平凡無奇的「家鄉館」，鄉音、口味多有不同，卻也為了眼前的生活建立了新的集體，新的記憶。作家於是問道：這「家鄉」指的是哪個家鄉呢？豈不正是當下的眼前嗎？林海音的〈蟹殼黃〉生動地展現了移民來台的變遷及落地之情。董橋的〈大將軍的涼拌小菜〉將時光停留在校園、眷村，那充滿金戈鐵馬的回憶，表述著故鄉已遠。差異的文化，彼此之間的距離又有多遠？孫大川的〈久久酒一次之一〉為原住民的飲酒正名；同樣談酒，吳魯芹在〈雞尾酒會〉中藉由杯觥交錯呈現社交百態。陳明仁的台語小說〈A-chhûn〉將小老百姓的生活以飲食為記刻在土地上；而充滿人生時刻記憶的廚房筆記本，則記錄簡媜通往年輕與年老的通關密語，密密麻麻地記載在〈肉慾廚房〉裡。

以食穿梭

進入到21世紀的文學發展，多元議題百花齊放，「飲食文學」在這樣的氛圍下產生。而關於古典、現代文學中多有專對食物，舉凡飲與食之物的描述，以及相應的人事物。孫元衡在台期間撰寫不少吟詠詩，〈詠荔枝，二首之二〉即可見其新奇熱帶水果的樣貌；葉石濤的米糕點心、廖玉慧的排骨麵、焦桐的魚，以及不可思議的五彩神仙魚。而藉由食之物穿梭記憶之境者亦有之，賴和的〈歸家〉、夏曼・藍波安的〈飛魚季〉都有作者追尋自我的痕跡。

衣目瞭然

「人要衣裝，佛要金裝。」此話反映了穿衣不只是人們的基本需求，也與社會文化、階級等息息相關。衣物是人的外在，包裹著不可測度的人心，在文學世界中，作家賦予的角色其服裝、裝扮皆暗示讀者一探其內在世界。如一位年邁母親的呼求：那越飛越遠的女兒啊，何時才能回家穿著VuVu為她織的美麗衣裳？深藏在衣櫃底層的百襉裙，是被遺棄者最後的希望；而代表規律、制度的藍領衫，裝載著朝八晚六的勞動生活。衣是身分，也是階級，記錄著台灣人民移動的軌跡，遷徙的歲月，被解構的世代，衣裝轉變成不只儀容還有性格的隱蔽與開放；壓抑與釋放的伸展空間，人們的內在世界無所遁形地在其中展演。

為你導讀 食在生活

〈外地米〉

外地米，萬事由人不由己。往時國食憂不足，苦勸吾曹勤百穀。即今倉廩頗有餘，乃至為獺驅淵魚。拔禾插蔗已重困，蒿目或見荊榛墟。外地米，抑之欲其賤，今日翻生市場戰。聞道司農欲閉關，叔實何乃無心肝。

——林幼春，《南強詩集》，《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1輯》（台北：龍文出版社，1992）

〈久久酒一次之一〉

從小便對會喝酒的人有特殊的好感，看他們醉後的「舉止」，覺得既可愛又有趣，那種拋開一切「身段」，任意揮灑自己情緒的景況，彷彿潑墨山水，令人暢快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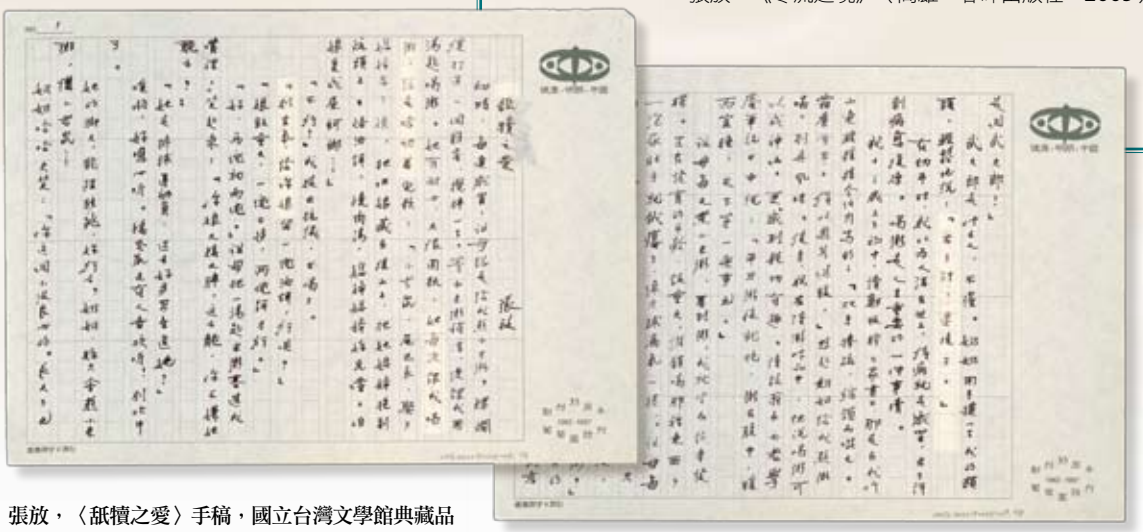
農村加上部落，你可以想像那是什麼樣的生活節奏，「醉裡乾坤大，壺中日月長」，分秒必爭、汲汲營營的生活態度，在那樣的環境裡，是完全不搭調的。這般田園景象，被濃縮在飲「酒」的圖像裡，竟成為自己內心深處原始的「孤島」，在紛亂多忙的現實生活中，為自己留下一塊淨土。

——孫大川，《久久酒一次》（台北：山海文化雜誌社，2010年復刻版）

〈舐犢之愛〉

幼時，每逢感冒，祖母總是給我熬小米粥，煨爛後打進一個雞蛋，攪拌一下，等小米粥稍涼，便餵我用湯匙喝粥。她有耐心，也很固執，她每次餵我喝粥，總是唸叨著兒歌……。

——張放，《寒流過境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9）



張放，〈舐犢之愛〉手稿，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

於是從「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」的提問開始，代表文化的象徵如何被形塑又如何失去的？接著以「衣世傳人」、「衣生勞動」、「衣世衣生」一探快速變遷下的人生百態。

衣世傳人

年輕人都離開部落飛向灰暗的城市，圍在祖母身旁聽故事的身影已消逝，「女兒將要在我這一代學不到祖先留下來的歌舞了。就像以前我的ina常常會教我作衣服的技巧和圖案，但是我現在再怎麼用力做也沒有用……」。利格拉樂・阿鴿在〈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〉輕輕表述母親的無奈，失落的悲歌。而一件衣服能承載多深多重的情感，琦君的〈毛衣〉緩緩說盡一切。天地之大，追尋原鄉的心緊緊包裹在針線裡，林志興的〈穿上彩虹衣〉、陸森寶〈懷念年祭〉、艾雯的〈針黹之美〉都在質樸文句裡蘊藏濃郁之情。

衣生勞動

衣服的顏色透露著追索身分的線索，古典漢詩文中，如明鄭時期作品便有不少描繪原住民的工作服，勞動的身影為各族群突顯特色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總是一襲台灣衫，為病人看病，也為台灣文化治病。山區採茶畜牧的景象，是鍾理和《笠山農場》的情景，細妹們揮汗的身影夾帶著淡淡的愁悵。都市裡擁擠且大規模移動的藍色蟻工，李昌憲以〈從青春到白髮〉轉動歲月。

衣世衣生

台灣在每一個世代面臨殖民史，抗拒也接受殖民政策下的法制，服裝穿著表徵著人民對時局的回應：無奈、堅持，如洪棄生的〈痛斷髮〉，又如周金波〈志願兵〉裡高人一等的日本都市生活，戰後國府時期，中山裝、軍服，改裝麵粉、肥料袋的衣褲，蕭蕭的〈穿著內褲的旗手〉，小野的〈黑皮與白牙〉鮮活地在時局下露臉，是社會經濟發展、青春年華的代言。1980年代「後」潮興起，後殖民、後現代，華麗之風，我們張開手臂迎向世紀末的華麗，朱天文的〈世紀末的華麗〉名牌出列絕對眼花撩亂。

住在地球

地球泛指人生存的空間、樣態，是身體、心靈也是環境。關於「住」，我們可以視其為軀體休息、停留之處，是具體的空間，生活、謀生。那樣的天地有可能是水泥磚瓦所造，也有可能是天橋下的曠地，更有可能是監獄，也或者是相依為命、賴以為生的農地、漁村、部落。作家寫作所布置作品的場景，以「住」延伸為環境、空間，也是作為人與環境互動的基礎點，我們能夠從「居住・心房」開始，呈現勞動者／被殖民者與資本家／殖民者之間的剝削、從屬關係；經濟侵占自然環境的自由。「回鄉・歸返」以家作為主線，探討家族、尋找自我。「宜室・宜家」是土地也是天空之下人們生存的百態，在天的看顧下，即使渺小如蟻，仍要殷勤如蜂，尋求適切的姿勢存活。

居住・心房

居、住，是具體的空間動詞，關於人的生活空間，與所要面對的環境息息相關。一個日常的休息，卻得費盡力氣，楊逵的〈新聞配達夫〉中，十幾個人擠在3坪大小的榻榻米上，忍受跳蚤肆虐，而

為你導讀 衣目瞭然

〈失落的新嫁衣〉

那件衣服是我的依娜在我初經來的時候，一針一針慢慢繡出來，那是一件很美很美的衣裳，依娜找了好久才找到那一塊黑得發亮的上等絨布，為的就是要繡一件讓我在出嫁時穿的結婚禮服，她要我是部落裡最漂亮的新娘，她繡了將近一年才做好，繡得她的眼睛都壞了。

——利格拉樂・阿鴻，《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》（台中：晨星，1996）

〈笠山農場〉

兩個渾身藍色的人影在那些灌木叢間掩映著，太陽把灌木的碎影投在她們身上，畫出斑斑駁駁的圖案，隨著人身的轉動，這些碎影便一顫一顫的跳動起來。——是兩個年輕女人在斜坡上種番薯。兩人都穿著藍長衫，袖管和襟頭同樣安著華麗的彩色闌干：藍衫漿洗得清藍整潔，就像年輕女人的心……頭上戴的竹笠，有一項是安著朱紅色小帶的，卻同樣拖了一條藍色尾巴——那是流行在本地客家女人間，以特殊的手法包在竹笠上的藍洋巾。那個竹笠上纏著星形小紅帶的女人伸直了身子，解下藍洋巾和竹笠，整整被壓得有些歪斜的髮髻。

——鍾理和，《笠山農場》（台北：草根出版社，1996）

鍾理和，〈笠山農場〉手稿，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

〈永遠的尹雪豔〉

不管人事怎麼變遷，尹雪豔永遠是尹雪豔，在台北仍舊穿著她那一身蟬翼紗的素白旗袍，一逕那麼淺淺的笑著，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。……尹雪豔著實有壓場的本領，每當盛宴華筵，無論在場的貴人名媛，穿著紫貂圍著火狸，當尹雪豔披著她那件翻領束腰的銀狐大氅，像一陣三月的微風，輕盈盈的閃進來時，全場的好人都像給這陣風薰中了一般，總是情不自禁的向她迎過來。

——白先勇，《謫仙記》（台北：水牛，1988）

這些承載著階級的不平等。

居住正義的開展，至少在〈模範村〉可看見雛型，「整齊」「清潔」的規範，消滅了風土民情。這是殖民、威權的時代，陳若曦的〈尹縣長〉，隔牆有耳的焦慮，就連童言童語也不能輕忽。所以人不能只是停泊於外在的建築，一寸見方的心房，是否踏實飽足，也是居住的要件，〈番人之眼〉略帶力量地提醒我們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部落，那許是城市也或者是漁村，當然更會是莊院，但重要的是有沒有住在心房裡。

回鄉・歸返

離家究竟可以多遠？身體離開了，心也能嗎？要如何尋根，或者一圓回鄉尋找安定靈魂之處的渴望，且聽吳順發的〈昨暝，夢著故鄉〉之歌。

探討身世、刻劃家族史，探求心靈的故鄉等，以尋找依歸之境究竟在何處。以寫作療癒離鄉的傷痛，以回鄉作為面對的行動，王聰威《濱線女兒》、陳玉慧《海神家族》，更或者旅行是為了回鄉，李魁賢的〈故鄉〉，我們看見了文字帶著流浪之心歸返家鄉的力量。

而離開、歸來所關聯的生態環境，遭破壞的地土，亦是文學所環顧的視角，廖鴻基的〈漂流監獄〉、吳明益的《家離水邊那麼近》，那並非只是筆上談兵，而是實踐探查、投入所錘鍊的結晶。

宜室・宜家

一天的開始，敬天，一天的終了，謝天。這應是人們日常最簡單、最基本的生活態度，以此鍛鍊迎對時代變化的能力。

兵荒馬亂的時代，依然有鄭經「野外結幽居／臨流復倚樹」的詩句。為著一片藍天、一段鳥音，而感到滿足的愜意亦有之；忙碌穿梭在車水馬龍、高樓大廈的狹縫中者也有之，陳冠學的《田園之秋》、羅門〈海鎮之戀〉，前者是鄉村田園之景，後者為海邊之鎮，無論時局如何的變化，人們的生活最終需要一個落腳之處，那或許就是一個家，靜靜地在巷弄間等候奔忙的腳步，停歇。

行路天涯

對於「行」，讓人容易直接想到的是旅行、探險。此外，或許就是生活所需承載的交通工具。在文學世界裡，行還有移動、移轉、尋求，這當中有個核心提問——「有路可走嗎？」提問的同時，你我也正在路上。

為了生活，必須四處謀生，尋求出頭天的機會；為了生存，必須移動，儘管要壓縮、變形自己的軀體；為了更接近自己，探求生命的原貌，所以要行動。本區透過「為生活而行」、「為生存而行」、「為生命而行」三區塊，呈現「行」的機能與動能充滿在我們生活中，並能串聯食、衣與住，結合成一幅人生、生活、生存的圖像，同時展現台灣文學多樣的內在世界極為具象的樣貌。

為生活而行

生活在被殖民的年代，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只有貧窮相伴。呂赫若〈牛車〉裡成天吵架的楊添丁與阿梅，為了殖民政府訂定的「道路規則」，賴以為生的牛車無法上路，道路只能給汽車走，生活幾乎無法維繫，由此推演出：為了生存，失去尊嚴；為了生存，必須上路；為了生存，即使淚流滿面也得上路；為了追求自由，即使一無所有也要上路。

為你導讀 住在地球

〈新聞配達夫〉（中譯為〈送報伕〉）

這個派報所卻是跳蚤窩，從腳上、腰上、大腿上、肚子上、胸口上一齊攻擊來了，癢得忍耐不住。本所底木賃宿也同樣是跳蚤窩，但那裡不像這樣擠得緊緊的，我還能夠常常起來捉一捉。至於這個閣樓裡面，是這樣一動都不能動的沙丁魚罐頭，我除了咬緊牙根忍耐以外，沒有別的法子。……到再沒有什麼可想的時候，我就數人底腦袋。連我在內二十九個。第二天白天數一數看，這間房子一共舖十二張蓆子。平均每張蓆子要睡兩個半人。……我斜起身子，用手撐住，很謹慎地（大概花了五分鐘罷）想把身子抽出來，但依然碰到了佐藤君一下，他翻了一個身，幸而沒有把他弄醒……。頭那方面，頭與頭之間相隔不過一寸，沒有插足的地方。腳比身體佔面積小，算是有一些空隙。可是，腳都在被頭裡面，那是腳那是空隙，卻不容易弄清楚。我仔仔細細地找，找到可以插足的地方就走一步，好容易才這樣地走到了樓梯口。中間還踩着了一個人底腳，吃驚地跳了起來。

——楊逵，〈送報伕〉，《送報伕》（台北：遠景出版社，1997）

楊逵，〈新聞配達夫〉（前篇）（二），《臺灣新民報》，昭和7年（1932），5月20日。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

〈那隻叫yes的狗去了哪裡呢？〉

我很驚訝自己還可以用閩南語把這個住址唸得如此清楚。好像這些字那麼多年來一直儲存在腦中，也好像這些字是一組密碼，從這個密碼我可以解開一個屬於自己的謎。

中和鄉廟美村水源路5號

這個住址我一共住了二十年，……我在水亂長大，在那昏暗潮濕的房子中，生病、憎恨、詛咒、恐懼，一個人孤獨地幻想，作過春夢，甚至秘密地愛戀，期待。

這棟我父親和朋友一手建蓋的房子經常出現在我的夢中。不同的房間，不同的窗戶，凹凸不平的瓷磚地板，房間裡的榻榻米氣味，梅雨季節中，石泥牆壁總泛出微微的水珠，像拭不去的淚水……。

——陳玉慧，《海神家族》（台北：印刻，2004）

〈初秋篇〉

鳥有巢，獸有窩，人有家。我慶幸也有個家，一幢坐北朝南的平屋，坐落在大野之中。西面是一片已闢的田疇，直延伸到地平線，無盡的田園之美，就在這一片土地上，供我逐日採擷。

——陳冠學，《田園之秋》（台北：草根，2003）

上路，也許就是一台計程車，孟瑤的〈歸途〉限五人乘座的人生，各有各的難題；身分也許是火車司機，以車輪碾碎困苦。

行，也還有存在於意識與視覺中的畫面，錦連的〈火車旅行〉，在飛快的速度中，「穿過標地指向寬廣的長長的一條線」，這也可能是生活的一種樣態；而獵人的腳蹤，為生存與尊嚴而搏終將淪於悲慘境地的，又是另一種行的面向。

為生存而行

江湖，跨越古今，每個時代都有亂世與太平，在這一區塊中，戰亂、文化社會運動，都在作家筆下藉由人物的移動、行走、承載的交通工具呈現時局的詭譎及變動。

明鄭王朝結束後，反清之役、械鬥之爭多有之，文人投筆從戎以詩記事，劉家謀〈海音詩〉中的戎馬書生，為社會的安定付上代價。戰時的台灣，前往中國大陸的吳濁流，在〈無花果〉中前往南京的火車旅途；在賴和〈前進〉奔走夜路的兩兄弟，為了是前方不明的亮光，時代、思潮逼迫著他們，無法停下腳步，說好一起前進的，也終因體質與認知的不同而分道揚鑣，這是作者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終將分裂的寓言文；黃凡的〈賴索〉，表達了七〇年代末期，現代化都會市民小人物，於政治上亦多有諷刺，即是在混亂且理想破產的世界苟延殘喘，以早出晚歸搭載的客運車，串起破碎的人生。

為生命而行

奔波、行走，移動的樣態，生活的寫照。一條看似無止盡的路，轉動的車輪聲，尋求生命出口的靈魂，這是「行」的另一種風貌。

旅途，需要事先測量它的長短？究竟多少時間，才能抵達終點？杜潘芳格以詩提問，那日到來時，我們究竟做了什麼？會迷路吧，李潼在〈迷路的經驗〉中形容自己為了看熱鬧找不到回家的路，那既慌張又充滿冒險的歷程，也與青少年迷途不知返的心境多有相似。許正平的〈大路〉，甫大學畢業的無業遊民及失蹤少女，急騁的摩托車，前方無盡也無望。在眾生芸芸之中，藉由「尋找」想要更靠近住在心裡的伊人，向陽在〈行旅〉中，在「左右交困的路口」，只為辨識、遇見心所想望者。

以不同的姿態，日日行在生活的路上，下一個轉彎，或許就是出口，也或許是另一個迷惘的開始，只是，對於終點，這些都是過程。

結束，也是開始——為未來而行

文學是風土民情的紀錄，是現實生活的分析和評價，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片風景。我們希望每一位走進展場的朋友，能在離開的同時，回憶甫穿越的時光，留住任何一記的印象，在接下來的日子，嘗試以文字佐日常，寫下屬於自己的食衣住行文學。

為你導讀 行路天涯

〈飛車女〉

兩年前，有一隊台北來ê玫瑰騎士，專工來chhōe伊拚車。鳳山戰備公路頂面，阿林一個拚五個，無人拚伊會過。連一隻BMW也擋伊bē-tiâu。He台北來ê玫瑰騎士，hōo伊削kah片甲不留，轉去以後，無面子，名改掉。自hit遍以後，風聲傳出去，北部南部無人敢koh來招伊拚車。

——陳雷，《永遠ê故鄉》（台北：旺文，1994）

〈看海的日子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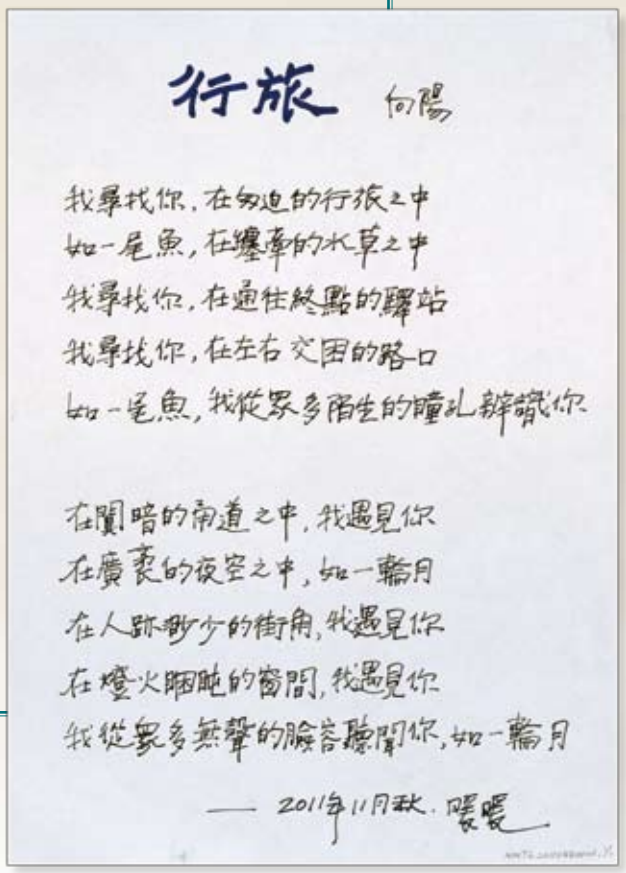
火車穿過大里的那道長長的山洞，一片廣大無邊的太平洋的波瀾就映入梅子的眼裏。……梅子指著海說：「看哪！孩子，那就是海啊！海水是鹹的哪！那裏面養著很多很多的魚。有的像火車這麼大的。也有像你的小拇指那麼小的。看哪！那裏有船哪！討海人坐在船上捉魚，捉紅的魚，白的魚，青的魚，黃的魚，統統給我的乖孩子吃。對了，你爸爸就是一個很勇敢的討海人。有一天他為了捉大魚，在很遠很遠的海上死掉了。我的乖孩子，你長大以後不要做討海人，你要坐大船越過這個海去讀書，你要做一個了不起的人。

——黃春明，《看海的日子》（台北：皇冠，2000）

〈行旅〉

我尋找你，在匆迫的行旅之中／如一尾魚，在纏牽的水草之中／我尋找你，在通往終點的驛站／我尋找你，在左右交困的路口／如一尾魚，我從眾多陌生的瞳孔辨識你／／在闃暗的甬道之中，我遇見你／在廣袤的夜空之中，如一輪月／在人跡渺少的街角，我遇見你／在燈火睏盹的窗間，我遇見你／我從眾多無聲的臉容聽聞你，如一輪月

——向陽，〈行旅〉，《聯合報・副刊》（2011.12.02）


行旅 向陽

我尋找你，在匆迫的行旅之中
如一尾魚，在纏牽的水草之中
我尋找你，在通往終點的驛站
我尋找你，在左右交困的路口
如一尾魚，我從眾多陌生的瞳孔辨識你

在闃暗的甬道之中，我遇見你
在廣袤的夜空之中，如一輪月
在人跡渺少的街角，我遇見你
在燈火睏盹的窗間，我遇見你
我從眾多無聲的臉容聽聞你，如一輪月

——2011年11月秋．暖暖

向陽，〈行旅〉手稿，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品